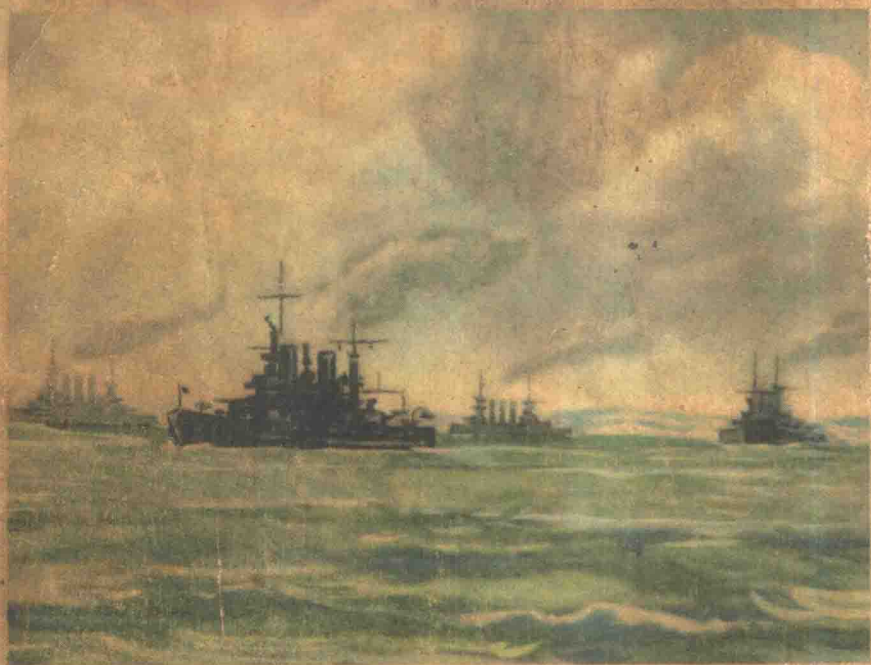




斯 傑 洋 諾 夫 著

旅 順 口

作 家 出 版 社

斯傑泮諾夫著
旅 順 口

上 冊

陳 昌 浩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斯傑泮諾夫著

旅 順 口

下 冊

陳 昌 浩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21

字數 829000

旋 剛 口

著 者 斯 傑 汗 諾 夫

譯 者 陳 昌 浩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1-45000

定價 47.000 元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作 者 像

本書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的發展，加強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與鬥爭。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權，瓜分中國，就是這類尖銳的鬥爭之一。東方的帝國主義日本與沙皇俄國都企圖把朝鮮與滿州擄爲己有，以便擴大它們的侵略基礎。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公開支持日本的行動，德國則挑撥俄國對日本作戰，希望藉此削弱俄國的力量，因此，日俄戰爭實際上是由於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而引起的。但是沙皇政府除了上述的目的外，同時也企圖利用這次戰爭的勝利鞏固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地位，阻止人民的革命運動。

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以不宣而戰的手段突然襲擊旅順口，開始了日俄戰爭。這次戰爭中，一方面表現出沙皇政府的腐敗，貴族出身的軍官的無能、墮落與叛變，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了俄羅斯士兵的英雄主義與高度的戰鬥精神。雖然沙皇政府曾打算利用這次戰爭轉移俄國工人農民的鬥爭方向，然而沙皇政府的軍事失敗，却使俄國人民大眾更認清了沙皇制度的腐敗性，增加了對沙皇制度的仇恨。列寧曾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寫的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說過：「旅順口的陷落是專制制度陷落的開始。」又說：「俄國的自由，俄國的（以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爲實現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同專制制度的失敗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斯傑萍諾夫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忠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在日俄戰爭中有極重要意義的旅順口

防禦戰，給歷史作了鮮明的插圖。這部長篇小說，由於它的高度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曾獲得一九四三—四四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我們現在印行的這個中譯本，是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的中譯本重排的，重排之前，曾將全部譯文加以整理，並增加了一部分的註釋。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四年一月

主要人物表

喬治·弗拉基米洛維奇·屠克里斯基——海軍中尉，太平洋艦隊司令的副官。

安納托里·米海洛維奇·史特塞爾——陸軍大將，旅順口要塞司令。

蔚蘭·阿列克塞也夫娜——史特塞爾的妻子。

華西里·費多洛維奇·柏勒——陸軍少將，關東要塞砲兵司令。

亞歷山大·維克托洛維奇·傅克——陸軍中將，東西伯利亞步兵第四師師長。

羅曼·依西多洛維奇·康特拉琴珂——陸軍少將，旅順口要塞陸防司令。

宛爾瓦拉·華西里夫娜·柏勒（宛柳）——柏勒的次女。

尼古拉·華西里維奇·壽科夫斯基——陸軍大尉，電岩砲壘司令。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洛維奇·齊時——陸軍上尉，電岩砲壘副司令。

博力士·德米特力也維奇·博雷科——陸軍中尉，電岩砲壘副司令。

查雅茨——電岩砲壘砲兵，猶太人。

索甫郎·齊摩菲也維奇·羅疆諾夫——電岩砲壘砲兵排長。

塞爾格·弗拉基米洛維奇·茲芳納列夫——陸軍准尉，宛柳的愛人。

尼古拉·奧托維奇·艾森——海軍上校，「諾維克」號巡洋艦艦長。

斯塔哈·卡芝米洛維奇·殷哲也夫斯基——陸軍中尉，東西伯利亞步兵第四師第十四團偵察隊

隊長。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維奇·尼克金——陸軍少將，西伯利亞第三軍團砲兵司令。

斯契津·奧斯波維奇·馬卡洛夫——海軍中將，太平洋艦隊司令。

塞爾格·亞歷山大洛維奇·拉什夫斯基——陸軍中校，東戰線陣地指揮官。

維爾格·卡爾洛維奇·維特格甫梯——海軍少將，繼馬卡洛夫任太平洋艦隊司令。

阿列克塞·安得列也維奇·顧吉瑪——陸軍上尉，繼壽科夫斯基任電岩砲壘司令。

腓立普·依萬諾維奇·布洛亨——電岩砲壘砲兵。

米特洛芬·亞歷山大洛維奇·拿吉安——陸軍將軍，前敵指揮官。

華西里·華西里維奇·薩哈洛夫——陸軍大尉，大連市長。

尼古拉·依萬諾維奇·紀鳳台——許多商業企業的股東，中國人。

貢甫根尼·尼古拉也維奇·拿烏明科——陸軍中校，康特拉琴珂的參謀長。

維克脫·亞歷山大洛維奇·雷斯——陸軍上校，史特塞爾的參謀長。

依格拉奇·布郎尼斯納阜維奇·錫米基諾——陸軍大尉，第三號堡壘司令。

哈里頓·卡洛克維奇·哈里金娜——女兵。

А. СТЕПАНОВ
ПОРТ-АРТУР

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整理重排。

第三部

第一章

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七日，東西伯利亞步兵第四師和第七師經過青山與狼山一帶迭次失利的戰鬥後，都退到旅順來了。從此要塞就被緊緊封鎖。日軍積極地來包圍要塞。經過了一星期，他們已運來許多重砲。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正當祈禱遊行的時候，他們就用大砲第一次向城裏和內碇泊場的艦隊射擊。

這天天氣很熱。從早晨起，就有少數留在這被圍城市裏的居民——小職員、軍港工人、休假的官兵等，開始聚集在軍人教堂附近的廣場上。

祈禱開始時，史特塞爾同他的夫人就到了這裏。從旅順各教堂裏，召集了約二十個海陸軍牧師，來執行這次莊嚴盛大的祈禱。牧師們穿着金色的和銀色的新袈裟，虔誠地祈禱上帝，赦免從被圍時起的臨頭災難。

香爐內慢慢升起一股股暗藍色的輕烟，騰在人叢上空。合唱隊悠揚地唱和着。牧師們各捧香爐，祈禱前進，用烟相互迴繞，並對各禱告人撩拂，沿着塵土四佈的、骯髒的街道向舊城海岸前進，就從那裏，遠遠對着內碇泊場的各軍艦禱告。隨後，祈禱的隊伍又經普希金街和其他的街道，走出舊城，向新城那塊馬戲廣場附近的草地走去。

突然間，遠遠傳來隱約的砲聲，一顆愈來愈近的砲彈，吱吱嘯嘯着破空飛來，接着就是一聲震

耳的爆炸。人羣的上空，捲起了一大股黑烟。所有的人都齊聲狂叫，四散奔逃，沿途遺棄許多帽子、洋傘、鞋子和衣服。人們就從跌倒的人身上踏過。

史特塞爾夫婦及其四周隨員，也被奔逃的人羣擠散。將軍的軍帽也擠掉了，腰也撞痛了，將軍夫人被擠在一邊，不但帽子脫落，並且還跌在一個坑窪裏。

史特塞爾沒有看見他的夫人，以爲她已經走到前面去了，於是就跟着人羣奔到附近房子下藏起來。鑽到跟前一個地窖裏之後，他才清醒過來。

廣場上滿地都是丟掉下來的衣服、洋傘、帽子。在當地太陽光下，牧師的袈裟和聖像幡幟，都顯得暗淡無光。在這混亂一團中，地上已經有約莫二十個受傷或稍被踐踏的、或單單是受了驚嚇的人躺着。其中有些人企圖站起身來，另一些人依然躺着不動，以爲危險還沒有過去。

當第一次驚慌過去之後，就出現了一些兵士，他們把人扶了起來，並搜集拋散的東西。

史特塞爾一離開避難所，就急忙去找他的夫人。很快就兩個步兵恭恭敬敬扶着蔚蘭·阿列克塞也夫娜來了，她與其說是受了驚駭，不如說是惱羞成怒，氣得連聲啼哭。

一看見她這種神色，將軍臉上蒼白得比在日軍砲彈爆炸時，還要厲害。

「你應當獎賞他們這種英勇行爲，」將軍夫人向兵士那方點點頭，氣惱得啞啞地說道，「他們比很多軍官還要勇敢。」

將軍已明瞭夫人的暗示，臉上一陣緋紅。

「是，是，弟兄們，謝謝你們。因爲你們所表現的這種功勞，我獎你們每人一顆「喬治十字章」，外加二十五個盧布。」

『樂意効勞！』這兩個驚訝不置的兵士甚至還沒瞭解究竟他們的功勞何在，就大聲叫道。『謝大人恩！』

及時趕來的一輛馬車，把將軍夫婦載走了。

這時，日軍已把砲火轉向海岸和軍港射擊。他們轟炸城市和內港，有時厲害，有時緩和，總之是整整炸了一天。雖然這種轟炸並沒有引起真正的破壞，但在一切人們的腦海中，都造成了一種驚惶不安的印象。顯然，旅順要塞已經失掉了捍衛城市和艦隊的作用。從此以後，它每時每刻，都會遭受砲擊的危險。

海軍軍人特別驚慌。擊中『澤薩列維奇』艦上的兩顆砲彈，毀壞了無線電甲板室，艦隊司令維特格甫梯受了輕傷。港口上格里哥洛維奇海將公館和海軍醫院，也受到損壞。

當晚，就在史特塞爾的司令部裏，召集海陸將領緊急會議，討論今後要塞的防禦問題。史特塞爾要海軍軍人用各軍艦上所有的重砲，齊向那造成了這大災大難的日軍砲連開火。

『可是完全看不出敵人這個砲連在什麼地方。』柏勒不贊成地說道。

『照着發出砲火的地方射擊，照着發出砲聲的方向射擊，總而言之，不管你們怎樣射擊，但務必做到，明天就要把敵人的這個砲連完全毀滅。』將軍堅持道。

『我用一切辦法去做。』

『不，你一定要把日本人消滅掉。因為今天，他們的砲彈傷害了我們約莫二十個老百姓，路壞了十五個人，其中還有三個女人和兩個孩子。更不待說那些身上踏青了的和擦破了皮的人。甚至我和我的夫人也遭到了這次災難。』

「艦隊和港口上有三人陣亡，十個受傷，受傷的還有我和我的副官。」維特格甫梯把頭向他那隻裹着綳帶的手一點，補充說道。

「閣下，這也就是你的過錯。要是六月十號那天，你把艦隊開出了旅順口，那就什麼不幸事情也不會有了。你現在該明瞭，爲什麼我這樣堅持要把艦隊儘快地從旅順口開走？自從要塞緊緊被包圍後，旅順就成爲我們艦隊的陷阱了。」史特塞爾生氣地說。

也在這裏出席會議的格里哥洛維奇，只是愁悶地歎了一口氣。因爲今天有顆砲彈爆炸時，把他在幾年來仔細收集的一全套中國和日本上等瓷器都打碎了。

「我們是否要向敵人那害死人的砲連所在區域，來一次强有力的出擊，把它完全消滅呢？」城防司令斯米諾夫提議說。

「我們的部隊從狼山退却下來以後，至今還沒有整理就緒。所以我們現在沒有部隊來實行出擊。」康特拉琴珂反駁道。

「就派水兵去，哪怕是幾個陸戰連也好。」史特塞爾提議說。

「我們的水兵既沒有經過散兵動作的訓練，也沒有受到白刃攻擊的教育。靠他們未必能達到這樣的目的。」維特格甫梯微微一笑，表示不贊成。

「這並不要多麼聰明，只要願意幹就行。」史特塞爾咕嚕了一聲。

「況且，在最近幾天內我們艦隊還要企圖突圍到海參崴去，此刻水兵們都應留在艦上。他們是不能用步兵來代替的。」海軍司令挖苦了一句。

「用水兵們來出擊，當然會使我們軍艦的情形更加困難。」格里哥洛維奇贊成維特格甫梯的意

見。

「要實行出擊，最好是用邊防軍。」康特拉琴珂插了一句，「他們慣於悄悄地摸到敵人那裏去。」
「那我就指定兩連邊防軍和一連關東後備隊，」史特塞爾決定，「戰鬥總的領導，就請康特拉琴珂將軍担任。」

會議就這樣完結了。大家開始走散，維特格甫梯帶着馬士塞維奇急忙轉回自己的「澤薩列維奇」艦上去。

他一到那裏，就接到剛剛由中國船匠從煙台帶來的一封總督的電報，於是唸道：

「艦隊司令官和艦長會議上關於不能把艦隊開出旅順口的意見，礙難照准。本人受皇上委託，命令你們開往海參崴，並力求避免戰鬥。我向全體軍官特別提到「法拉格」艦的功績，並警告你們，如果艦隊不開出海港，要塞一旦陷落，艦隊就無疑地會歸於覆滅。這一或侮辱「安得列旗」，或保全祖國艦隊榮譽的全部責任，都由諸位海將和各艦長完全担負。本電應通知一切有關將領，令其閱後簽名。海軍大將阿列克塞也夫。」維特格甫梯讀完電報後，忘記了自己是路德教徒，竟虔誠地按正教教規畫着十字。

「維爾格·卡爾洛維奇，現在已經不能再來商榷和辯論了！」馬士塞維奇很得意地說道。「應該實行突圍。明天一清早我們就召集全體艦長，並把我們所收到的這一指令通知大家。」

「尼古拉·阿列克塞也維奇，就這樣辦吧。一切我都同意。我們雖然不能勝利，但既然非這樣做不可，那就只好光榮地死去。」海軍司令悲慘地說道。他把艦隊參謀長打發走了之後，就寫了一封很長的家信，悲哀動人地同自己家庭永別，說「因為在當前戰鬥中，我們是不免要犧牲的」。